

太倉公神鑒也。其治療之奇。遷史備載之矣。無容贅贅。然生五女而不生男。茲可見子之多寡有無皆天也。而世之人。乃有以種子術授人者。多見其妄也已。太倉公師公乘陽慶。亦年七十餘無子。讀書察理之士。固不爲是惑。竊附此於太倉公傳後。以示戒云。

論曰。扁鵲雖飲上池而明悟洞達。其相接長桑君也。蓋有年焉。意者少志于鑒。師事公乘陽慶。亦已有年焉。且各學其所傳受。禁方脉書藥論等諸書。而精思研究。而後及道已通。亦且游歷諸侯之國。不以家爲家。孳孳惟勢鳴乎二子者。勞苦奔命。誰謂不疲津梁哉。而所以得

名於天下後世者。特在三治與七款耳。司馬氏載之列傳。猶左氏於和緩乎。其治驗奇論。爲後進領袖。鑿案始祖矣。今幸賴良史而傳。豈非鑿門盛事哉。嗚乎。越人明智能達病家性情。子長妙才能盡鑿人故態矣。明盧復著鑿種子。本經爲本草種。難經爲經論種。金匱爲方藥種。此二傳爲鑿案種。蓋欲使天下之鑿。萌蘖古道。其志何雄也。江篁南已彙集諸家而作類案矣。如汪石山王思蘭孫一奎者。各自編著其案。若朱彥脩薛己者。平易近俗。吳崑亦作案式。與韓愈所述稍同。膠柱鼓瑟也。當用二傳爲矜式也。惟鑿者爲賤技。君子何爲亘哉。桓公

言爲好利。范曄黜列之方技。然有道之士。或不得其志。而隱于此者。豈可同日論哉。許學士曾云。古之人以鑿爲仁。今之人以鑿射利。可爲知言。余亦每讀二傳。竊疑扁鵲倉公及華佗。各稱神鑿。共奏起死回生之功利。物濟人之仁。可謂至矣。然皆逢刑戮。或在縲紲。嗚乎。天之報施仁人如此者。獨何也。余至于此。惑焉。今夫庸愚之醫。而有遁者。亦幸哉。仍思昨山中之木。今主人之雁。非莊周之偶言。請後君子讀伯夷傳。而當以慰其墳鬱矣。意之答問七款。今乃畧之。語在本傳。按王充論衡。淳于意爲淳于德。

附餘

或問曰。扁鵲傳有可疑者。其欲治簡子病。告以穆公之事。又過緇云。太子已死。而猶請強施之治。又隨其所往。阿時好。而爲諸鑿。欲近人情。無異凡庸。何足稱神哉。余對曰。有之哉。鑿者。百工之長。爲賤伎矣。小人固爲之。君子亦爲之。故云。隱於卜鑿。而亦有品乎。周禮有等差。而師皇爲馬鑿。黃憲爲牛鑿。之子女鑿。有淳于衍。班固有得中鑿之言。古曰。上鑿鑿國。其次鑿人。其次鑿病。不其然乎。有飛丹煉石。斷穀却老之鑿。有掛冠懸壺。韜光隱德之鑿。有游官居世。顯名立行之鑿。有矜伎術。名釣利。

糊口之鑿。今其鑿者。欲揚名天下。成功千載者。意氣揚揚。出則肩輿御風。邊幅飾錦。橫行通衢。曳裾朱門。居則抱疴謁藥者。屨滿戶外。圍繞如市。迎送無虛日。汲汲乎無休止焉。何其盛哉。諺曰。左心小腸肝膽腎。時來每日有千錢。又曰。名鑿不如時鑿。嗚乎。彼輩每曰。稷契臯陶亦讀何書。以余觀之。白首奔走。不知老將至。百年一駒隙。騏驥亦伏櫪。駿足遂空。至如彼生則稱扁倉。死則爲糞壤者。骸骨未朽。名已埋沒。欲問墓銘。曠如千古。何異蝸牛粘壁。涎盡而即死乎。讓讓名利者。皆如此乎。且鑿之業。易之則宏才強識。有不能修術者。爲邪說所誤也。

難之則鬻繒屠狗。有亦能爲鑿者。別才令然乎。是豈鑿師之良哉。方藥之妙。一至于此哉。夫扁鵲雖神于鑿其。處世施治之間。恐當有未能遁俗。所謂隨俗爲變者。滔滔天下皆是。毋寧應變之義乎。今之學鑿者。莫非扁鵲之徒。扁鵲豈謂不爲之師乎哉。嗚乎。爲君子之鑿乎。將爲小人之鑿乎。明徐汝元李文清能不鑿品。如蕭京者。乃傷衆多矣。

難經

呂楊注八十一難經五卷。晁氏曰。秦越人撰。吳呂廣注。唐楊玄操演。越人渤海人。家於盧。授桑君秘術。明洞鑿。

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爲扁鵲采黃帝
內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以其爲趣深遠未易知故

名難經玄操編次爲十三類

文獻通考下同

陳氏曰漢志亦但有扁鵲內外經而已隋志始有難經

唐志遂屬之越人皆不可考難當作去聲讀

丁德用注難經五卷晁氏曰德用以楊玄操所演甚失

大義因改正之經文隱奧者繪爲圖德用濟陽人嘉祐

末其書始成

陳氏曰序言太醫令呂廣重編此經而楊玄操復爲之
註覽者難明故爲補之且間爲之圖首篇爲診候最詳

凡二十四難。蓋脉學自扁鵲始也。

虞庶注難經五卷。晁氏曰。皇朝虞庶注。庶仁壽人。寓居漢嘉。少爲儒。已而棄其業。習醫。爲此書以補呂揚所未盡。黎泰辰治平間爲之序。

黃帝八十一難經者。斯乃勃海秦越人之所作也。越人受桑君之秘術。遂洞明醫道。至能徹視藏府。剖腸剔心。以其與軒轅時扁鵲相類。乃號之爲扁鵲。又家於盧國。因命之曰盧醫。世或以盧扁爲二人者。斯實謬矣。按黃帝有內經二帙。帙各九卷。而其義幽賾。殆難究覽。越人採摘英華。抄撮精要。二部經內凡八十一章。勒成卷

軸伸演其旨。探微索隱。傳示後昆。名爲八十一難。以其
理趣深遠。非卒易了故也。既弘暢聖言。故首稱黃帝。斯
乃鑿經之心髓。救疾之樞機。所謂脫牙角於象犀。收羽
毛於翡翠者矣。逮于吳太鑿。令呂廣爲之註解。亦會合
玄宗。足可垂訓。而所釋未半。餘皆見闕。余性好鑿方。問
道僊僊。斯經章句。特承師授。既而耽研無數。十載于茲。
雖未達其本源。盖亦舉其綱目。此教所興。多歷年代。非
唯文句舛錯。抑亦事緒參差。後人傳覽。良難領會。今輒
條貫編次。使類例相從。凡爲一十三篇。乃舊八十一首。
呂氏未解。今並註釋。呂氏註不盡。因亦伸之。並別爲音。

義以彰厥旨。昔皇甫玄晏總三部爲甲乙之科。近世華陽陶貞白。廣肘后爲百一之製。皆所以留情極慮。濟育群生者矣。余今所演。蓋亦遠慕高仁。邇遵盛德。但恨庸識有量。聖旨無涯。綆促汲深。玄致難盡。楊玄操八十

一難經序

史記越人傳載趙簡子。弭太子齊桓侯。一疾之治。而無著難經之說。隋書經籍志。唐書藝文志。俱有秦越人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之目。又唐諸王侍讀張守節作史記正義。於扁鵲倉公傳。則全引難經文。以釋其義。傳後全載四十二難。與第一難三十難全文。由此則知古傳以爲秦越人所作者。不誣也。詳其設問之辭。稱經言

者。出於素問靈樞二經之文。在靈樞者尤多。亦有二經無所見者。豈越人別有據於古經。或自設爲問答也耶。

難經本義下同

虞邵庵嘗曰。史記不載越人著難經。而隋唐書經籍藝文志。定著越人難經之目。作史記正義者。直載難經數章。愚意以爲古人因經設難。或與門人弟子答問。偶得此八十一章耳。未必經之當難者止此八十一條。難由經發。不特立言。且古人不求托名於書。故傳之者唯專門名家而已。其後流傳寢廣。官府得以錄而著其目。註家得以引而成文耳。

歐陽圭齋曰。切脉於手之寸口。其法自秦越人始。蓋爲
鑿者之祖也。難經先秦古文。漢以來答客難等作皆出
其後。又文字相質難之祖也。

宋治平間。京兆黎泰辰序虞庶難經注云。世傳黃帝八
十一難經。謂之難者。得非以人之五藏六府隱於內。爲
邪所于。不可測知。唯以脉理究其彷彿邪。若脉有重十
二菽者。又有如按車蓋。而若循雞羽者。復攷內外之證。
以參按之。不其難耳。

丁德用補注題云。難經歷代傳之一人。至魏華佗乃燼
其文於獄下。於晉宋之間。雖有仲景叔和之書。然各示

其文而濫觴其說。及吳太醫令呂廣重編此經而尚文義差迭。按此則難經爲燼餘之文。其編次復重。經呂廣之手。固不能無欽失也。

難經八十一篇。辭若甚簡。然而營衛度數。尺寸位置。陰陽王相。藏府內外。脉法病能。與夫經絡流注。鍼刺愈完。莫不該盡。昔人有以十三類統之者。於乎此經之義。大無不包。細無不舉。十三類果足以盡之與。八十一篇果不出於十三類。與學者求之篇章之間。則其義自見矣。黃帝八十一難經。是鑒經之秘錄也。昔者岐伯以授黃帝。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。伊尹以授湯。湯歷六師以授

大公。太公授文王。文王歷九師以授鑿和。鑿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。秦越人始定立章句。歷九師以授華佗。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。黃公以授曹夫子。夫子諱元字真道。自云京兆人也。蓋授黃公之術。洞明鑿道。至能遙望氣色。徹視腑臟。洗腸割胃之術。徃徃行焉。浮沈人間。莫有知者。勃養於慈父之手。每承過庭之訓。曰。人子不知鑿。古人以爲不孝。因竊求良師。陰訪其道。以大唐龍朔元年。歲次庚申。冬至後甲子。予遇夫子於長安。撫勃曰。無欲也。勃再拜誓首。遂歸心焉。雖父伯兄。弟不能知也。蓋授周易章句。及黃帝素問難經。乃知三才六甲之事。

明堂玉匱之數。十五月而畢。將別謂勃曰。陰陽之道。不可妄宣也。針石之道。不可妄傳也。無猖狂以自彰。當陰沉以自深也。勃受命伏習五年于茲矣。有升堂觀奧之心焉。近復鑽仰太虛。導引元氣。覺滓穢都絕。精明相保。方欲坐守神仙。棄置流俗。噫。蒼生可以救耶。斯文可以存耶。昔太上立德。其次有立功。其次有立言。非以徇名也。將以濟人也。謹錄師訓。編附聖經。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。

王勃難經序

論曰。余按史記列傳。無著難經之說。而難經者。千載鑒宗。其微言要妙。遙出軒岐之上。余每讀倉公傳。而竊謂

其傳黃帝扁鵲之書者。恐言此經乎。何則。唐張守節撰正義。援釋其義。亦可以爲徵也。而後鑿動云。難經與素問不合。殊不知難經者。上古三部之舊文。今素問者。乃王冰所僞作。而竟非黃岐之舊矣。安得符合。若因彼按此。豈非逕廷枘鑿乎。余故云。鑿之道存于難經。亡於素問。凡呂廣以來迄晚近。作注爲解者。數家而陽春白雪者。其調至高矣。亘哉其和益憂矣。蘇軾之言誤哉。古經殘闕。錯簡猶多。豈有此理乎。况華佗焚餘。其所損益可知而已。恐有後人所依托乎。且篇章八十一。固出于偶。非越人所設乎。王冰以此牽合素問篇目。可謂妄矣。余

於是乎遂作難經刪

附餘

余觀勃所叙軒岐而後列聖相傳以至越人始爲編錄以授華佗。佗而歷黃公曹元乃至王勃其由來久矣。蘓軾書楞伽經後云。如鑿之有難經。句句皆理。字字皆法。後世達者神而明之。如槃之走珠。如珠走槃。無不可者。若出新意而弃舊學。以爲無用。非愚無知則狂而已。其王蘓者。名達之士。能達越人微妙之機。如此者。不亦奇哉。安常與軾友善。掌云。世所謂鑿書。予皆見之。惟扁鵲之言深矣。安常之鑿。爲蘓軾見取。不亦宜乎。余初讀文